

# 他们留下一座座桥



兰德华

驱车行驶在宽阔的跨海大桥上,前方是路,两侧是海。无垠的大海,空无一物。让我恍惚,像是行驶在南疆的戈壁滩,前方是路,两边是戈壁。无垠的戈壁滩,空无一物。8年前,东海的一次采访,总让我想起一句诗:船在山中,马在海上。诗是我写的,桥是他们建的。

那个夏天,在浙江舟山群岛中的秀山大桥建设工地上,我看到了蔚蓝的海,和一张黧黑的脸。

工地矗立在海中近百米高的巨型桥墩上。黧黑的脸,是屈大哥的。屈大哥是秀山大桥项目党支部书记,当时,他带领300多名建桥工人,在这里干了大半年了,还要再干3年。

大海,岛屿,桥,人。这是常常可以入诗的景象。然而,桥墩上的工作,却并不诗意,

甚至凶险异常。

记得我是坐船到桥墩下,然后攀爬脚手架做的“楼梯”,到那100米高的顶。颤颤巍巍爬上去,不经意间,凌空看脚下的海,我感到腿软。桥墩顶加了梁,相对宽阔,走上去如履平地。但没走几步,腿更软了,头还晕。因为海风一吹,硕大的桥墩,居然随风摇晃,像地震。

屈大哥咧嘴一笑,牙真白。他说,能晃动的桥墩才是好桥墩,才能真正抵抗狂风巨浪。他们在秀山岛的一侧已经建了一根又一根巨大的桥墩。夏季有台风,施工是有窗口期的。赶上好天气,他就和兄弟们加班加点,吃住都在桥墩上。

最难熬的是遇到暴风雨。海滨局地气候多变,时常上午还晴空万里,中午就乌云密布。狂风暴雨来临时,桥墩晃得就更厉害了。留守桥墩看场子的工人,蜷缩在桥梁一角的简易工棚里。如果是风雨交加的夜晚,那就“更刺激”了。

“有人两三个月没下桥墩了。”东海之滨,一根根孤独的桥墩顶端,都有一群人在白天黑夜里忙碌。



赵春辉 绘

渐渐,桥墩从海底冲向天空;渐渐,桥墩顶端铺了横梁;渐渐,桥梁合龙;渐渐,孤独的岛屿间,架起一座座桥。

秀山岛,人很少。工地上的筑桥人,就是最热闹的一伙。再热闹,面对偌大的海,都显得孤寂。特别到了晚上,岛上居民、商家七八点就睡了,工人们想到岛上改善改善生活、买点东西,都困难。

大海睡了,岛屿睡了,岛民睡了。工人们醒着,机器设备醒着,桥墩醒着。一张张黧黑的脸,融进了大海的黑夜。

船在山中,马在海上。我确定,这眼前的大海,岛屿,桥,人,是可以入诗的。

现代化的设备与施工技术,都重要,可我更关注的是,这些浑身腱子肉的汉子,如何愿意常年在外,远离家人,在这孤独的岛外,无垠的海上,打下桥桩,用好几年的时间造一座桥。

屈大哥说,他们的收入还行。但我更想说说观念。我发现,在这些工人中,有一种观念并不“现代”,却最打动我。他们常说,修桥铺路,行善积福。他们常说,某某大桥,是我参与建造的。

## 行路

李雨霖

世俗烦忧  
我迷茫中知晓  
人们抱着恐惧生活  
寻求开悟  
行万里路

独我庸人自扰  
听凭心引  
荒莽中新棘  
银河高挂  
笑我痴愚

人来人往  
看不见我满身星光  
蓝鲸哀鸣  
寂静深海  
得知音三两

袅袅炊烟  
无处归乡  
万千纷扰穿透我  
凝为珠泪  
洋洒成诗

江柳

你心中的神农架是什么?也许大多数人的回答是原始森林、金丝猴、野人……我也这么想。神农架的这些核心吸引物一直召唤着我。可我总是犹豫,生怕去了会增加它的负担,打搅它的宁静。

可终究抵挡不住诱惑,我还是来了。当然,原始森林是去不了的,不过是游览神农坛、神农顶、天燕等大众化的热门景区。这几天天气真好,眺望远山,层峦叠嶂,云蒸霞蔚;俯瞰山谷,林深幽幽,水流潺潺。满眼都是青绿,树上的叶子像被水洗过一样,清莹秀澈,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

一切都好,除了人多。在去神农顶的路上,车辆排成长队,绵延几公里,听说高峰时排队堵车要花一两个小时。

神农架本是一个十分神秘和神奇的地方。从地质学意义上的印支运动末至燕山运动初,神农架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褶皱和断裂,形成了以神农顶为中心的断穹构造。神农架的地貌骨架,记载着区域内地壳沧海桑



“天空之树”

在西藏那曲市317国道附近,由于流水冲刷大地,形成被称作“天空之树”的神奇景观。

本报通讯员 汤德宏 摄

## 只此青绿神农架

田的历史。这里有独特的晚前寒武纪地层、典型的断穹构造、第四纪冰川遗迹等,是世界罕见的天然地质博物馆。优越的气候条件、独特的地貌特征和多样的生态环境,使得神农架蕴含了地球同纬度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名副其实的物种宝库。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真正的原始森林和珍稀物种已经很难了。不过,还是有极少数珍稀动植物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各种机缘际会,度过重重劫难,来到我们面前。

千年杉王,位于神农坛景区木鱼镇小当阳村海拔1050米的小山包上。树高48米,胸径248厘米,树冠覆盖面积530平方米,已有1200岁了,被称为铁坚杉之王。杉王巍峨挺拔,昂首云天,枝繁叶茂,葱茏俊秀。啊,杉王,按年龄算,你应该见过电闪雷鸣,雨雪风霜;见过豺狼虎豹,“野人”攀缘;见

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见过伐木队伍,斧锯肆虐。

金丝猴是神农架珍稀濒危动物,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要和金丝猴见上一面,也是极其难得的。在大龙潭金丝猴野外研究基地,为了满足游客近距离观猴的愿望,工作人员用食物作诱饵,引导猴群从山上下来,聚集在游客面前。游客与猴群之间隔着一条小溪。小溪的一边是四五十名游客,都拿着手机为金丝猴拍照;另一边是二三十只金丝猴,它们或争抢食物,或在溪边饮水,或相互梳理毛发,或玩耍打闹。

植物界遗存了千年杉王,动物界留下了濒危金丝猴,如今我们还能亲眼一睹它们的风采,何其神奇,何其有幸!还有不计其数的原始林木、奇花异草、昆虫动物,我们已经永远地见不到了,又是多么让人心痛的事情。

庆幸的是,人们已经觉醒了,知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懂得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道理。万幸的是,神农架林区还剩下一片拥有完整生态系统的原始森林和原始洪荒的无人区。有无人区在,就有原始生态系统在,就有生物多样性在,就有无数的可能在。但愿人们永远摒弃开发无人区的念想,永远停下进入无人区的脚步。要知道,对神农架来说,不是基础设施越多越好,不是经济指标越高越好,不是游客越多越好。还有比这些重要得多的无价之宝:生态系统。人类必须有所节制,适可而止,在发展与管理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保护森林和自然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人们内心深处的觉醒。我始终觉得,神农架是《千里江山图》的现实版——只此青绿,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美。她的普通话带有上海口音,有时在句尾添加语气词,显得语调婉转柔和。

1975年高中毕业,我便到青浦点上“早稻田大学”。1977年赶上恢复高考制度,我在几位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这次高考因报名人数太多,分初试、复试两次进行。初试时的某一天中午,在厂医院的小白楼前,我偶遇张老师。她见到我,满脸喜气盈盈,告诉我她参加初试阅卷,我的成绩全厂排第一。那时已是11月末,初冬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暖的,而我心里更暖。临走张老师热心嘱咐,同样的热情,同样的耐心,就好像在辅导自己的孩子。

从教师的岗位退休后,我曾在一个春天回故乡去寻觅年少时光。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校址已变成一个傍河公园。薄薄的东风依旧吹来,老师已不在,可老师们传给我们的高尚品质——正直、善良、诚实、自强……会如绿水青山,永世长在。

## 那个年代,那些老师

张万银

那个年代是指改革开放前夕。忽如一夜春风来,学校开始像一个学校,我们的学生时代总算学到点知识,学业没有完全荒废,有过一段桃李芬芳的明媚春光。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小兴安岭中段南麓,是一家大型国有工厂的子弟中学。老师来自天南海北,如涓涓小溪汇聚到这绿水青山之中。他们大多来自大城市,名牌大学毕业。

教数学的徐老师。她来自长春,毕业于东北林学院(东北林业大学的前身)。她个子不高,圆脸,一双睿智的眼睛,满面温和的笑容,令人想到春天的晴暖。

徐老师从初一一直教我们到高一,长期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有两件事我记忆深刻:一是当时学习解放军,开展“一带一,一对红”活动,徐老师安排我与班内一个有名的淘气大王结对子。虽然我有点胆怯,但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我和那个男同学一块学习

一块玩,共同进步。二是高一时,徐老师用春天傍晚的时间,对班级50多名学生进行家访。我对同学家的住处比较熟悉,成为老师的向导。每当天青星欲滴的时候,我就陪徐老师出发。或走在工厂的街道上,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月华如水,微风吹拂着我们的衣袂,送来花草的清香。师生边走边谈——谈学习,谈人生,谈未来……这星月交辉的大课堂,吃小灶般的一对一教学,让我终生受益。

教语文的吴老师。她来自北京,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的前身)。她端庄优雅,身材修长。

我们上语文课最喜欢听吴老师读课文。平时吴老师很严肃,一谈起课文来就像换了一个人,声情并茂,感人至深。那时有一篇写解放军战士欧阳海舍身推开战马救列车的课文,那天吴老师上课神情有些异样,凝重肃穆。她端起课本朗读时,教室里还有窃窃私语,渐渐地,她把我们都带入了情境中:战马受惊窜上铁路,列车逼近响声隆隆——让我们紧张万分,好像听到了呼呼的强风;欧阳

海箭步飞身,雨衣噗啦啦地飘起,拼命把战马推离轨道——让我们无比激动,好像听到列车呼啸而过震耳欲聋;欧阳海看到转危为安的列车,微笑着合上眼睛——让我们推心置腹,好像听到江河呜咽松涛轰鸣……朗读完了,教室里静悄悄,不知过了多久,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受吴老师的影响,我喜欢学语文,喜欢写作文。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每次去办公室面批作文,或向吴老师请教问题,她总是一派儒雅风范,温言软语,循循然善诱人,把知识扩展引申开去,使我虚而往,实而归。

吴老师的言传身教如春风化雨,滋养着我心中的一个信念:长大了我也要当一名语文老师!花开花落几十春,现在我已经以一个语文教师的身份“荣休”,实践了少年的誓言。

教数学的张老师。她是高二接徐老师的课接着教我们数学。她来自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她身材匀称,一头短发,皮肤白皙,爱穿斜襟深蓝上衣,有江南女子的温婉秀

## 甘蔗记

李艺群

又到甘蔗上市时。每次看到甘蔗,小时候家里种甘蔗的一个又一个场景,就会像电影回放一样在脑海里闪现。

春来,整地选蔗种。一般在头年砍收甘蔗时,都要留出第二年种植的蔗种,能留做蔗种的,都是比较粗、短的甘蔗,不砍蔗头,不剥蔗叶,堆放在一起,上面用稻草覆盖保存,避免干枯。待到来年春天,翻出蔗种,扒干净叶子,就能清楚地看到甘蔗的每一节上面,都有一个能够长出嫩芽的“蔗目”,用柴刀砍下每一节的“蔗目”,就是甘蔗种子。

整好了地,砍好了蔗种,就按一定的间距开始种植。培土和剥叶是甘蔗种植必需而又繁重的田间管理工作。用锄头把沟垄里的土挖肥到甘蔗的底部,形成一条垄子,使甘蔗不易倒伏。随着甘蔗的伸长,底层的叶片自下而上逐渐枯黄,这时就需要剥去枯叶。甘蔗叶子尖利割人,母亲每次去剥蔗叶都需要“全副武装”,头上放一条毛巾,垂下来的两边刚好护住脸颊,戴上斗笠,斗笠绳子夹住毛巾,到下巴处束住。还需要戴上厚厚的袖套与手套,不然手和脸都会被蔗叶割得血珠点点。

剥完枯叶的甘蔗特别好看,一节一节的红色茎节光滑透亮,像竹子一样亭亭玉立。细长碧绿的蔗叶随风摆动,发出沙沙沙的声响,好像在弹奏田园交响乐。到了秋天,一节节甘蔗疯了似地生长,见天拔节,空气中开始弥漫着甜甜的味道,深吸一口气,让人如含甘饴。

深秋,甘蔗到了砍收的季节,一家人齐动手。父亲把甘蔗整个头部都掀起。甘蔗头可不能留在地里,会影响到下一季作物的种植。母亲拿刀,剔除甘蔗头部的根须,砍掉一小部分甘蔗头,保留一截带叶子的蔗尾,这样带头带尾的甘蔗不会失了水分,保存得久。我们小孩子干不了力气活,就安静地坐着享用甘蔗。挑了一根蔗茎比较细的甘蔗,从最甜的甘蔗头部开始咬起,母亲却要我从尾部开始吃起:从脆到硬,牙不会崩坏;从寡淡的一端吃起,会越来越甜。

回想起来,先苦后甜的,不仅是甘蔗,还有我们的日子,以及我们对世界和爱的认知——要循序渐进,莫要心急,慢慢来。

## 陇上江南好风情

车辉

第一次到陇南,发现了和印象中不一样的甘肃。

陇南是甘肃省唯一全域在长江流域的城市。白龙江、白水江穿城而过,雄峻的大山伴随着秀美的景色,还有野生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动物在此栖息。

秀丽的山水间,生活着白马人。他们生活在自己祖辈的村落,很多民间音乐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远方的客人来了,他们会载歌载舞迎接。在陇南文县铁楼藏族乡,我们邂逅了白马人的土琵琶弹唱。

土琵琶弹唱是文县及周边地区民众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创造的一种边弹琵琶边唱小曲的民间音乐活动。所弹琵琶乃当地艺人自己设计制作,与常见琵琶有较大区别,造型古朴典雅,声音清脆透亮。土琵琶弹唱的表演形式非常灵活,既可自弹自唱,也可你弹我唱,通常用二胡、板胡、碟子、碗和竹瓦片伴奏,人数可多可少,既可在自家院落也可在乡村广场,不论春夏秋冬,只要不干农活,都可以组织土琵琶弹唱。

目前整理出来的曲调有200多首,歌词有300多首,曲调都是流传下来的古曲,大多欢快、明朗,歌词也有百年经典之作。不管是琵琶的制作和弹奏,还是乐谱和歌词的编写,均为口传心授,因为包含了许多技艺、知识、经验和情感,所以当地人称之为“活教科书”。

这里还有白马人的一种原始古朴的群体祭祀舞蹈——池哥昼,千百年来一直承载白马人的喜怒哀乐。这种舞蹈形式主要流传在甘肃省文县铁楼藏族乡的12个村寨,是白马人在重大祭祀活动中表演的舞蹈。

“池哥”的意思是山神,“昼”的意思是跳舞,这种舞蹈既是宗教祭祀的一部分,也显示了浓厚的娱乐色彩。池哥昼集舞、歌、乐于一体,表演时头戴面具,因此也被称为“白马面具舞”。池哥昼于2008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目录。

当地十分重视非遗的保护工作,收集保存宝贵的一手原始资料,相继建成了非遗数据库、非遗展厅和非遗资料室,成立了专职非遗保护机构,建成了大量的非遗基础设施,为非遗项目的保护奠定了基础。同时,积极开展非遗+旅游的工作,强化宣传推介,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

陇南还唱响了一曲脍炙人口的《娥嫫》,这首具有民族风情的歌曲已火遍大江南北,多用于广场舞的配乐。文县天池,蓝天白云,碧水清波,在美丽风景的映衬下,当地人跳起《娥嫫》,天人合一,令人感慨:陇南风光美,陇南好风情。

## 邮寄家乡的味道

黄土福

远在南京定居多年的老舅常常叫我邮寄家乡的食物给他,米粉、虾子酱、螺蛳汁、咸鱼等。

每次他都先把钱给我,说怕怕花钱,尽管买好的寄来。我采购好了食品,每每要跑好几家快递公司才邮寄出,原因是有的公司拒收某些食品,好说歹说,严密包装后,人家才勉强给发货。老舅收到食品,如获珍宝。

老舅15岁左右就外出谋生,辗转异乡,三五年才回家一次,后来在南京成家立业,回来的次数更屈指可数了。他说,年纪越大,越思乡,越想吃家乡的食物。

有一次,老舅很惋惜地说,那天他把一瓶湛江螺蛳汁放在阳台上暴晒,被他准安籍的岳母当垃圾扔掉了。那里的人没有吃过螺蛳汁,更不懂得其暴晒后香味更加浓郁。他还说,妻子的虾子酱,每顿用来蘸肉菜吃,那味道不知有多香,可是妻子和儿子闻惯了这种味道,往往掩鼻嫌弃。

思乡,但回不来,就算回来,也只住那么几天,这种回不去又割舍不下的故乡之情,我能理解。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家等于想吃,思乡等于思香。家乡湛江吴川市是中国月饼之乡,品牌种类繁多,每年临近中秋节,我都给老舅邮寄大月饼。

电商兴起之后,舅母也常在购物平台上购买家乡湛江特产给老舅吃。但过了没多久,老舅说不正宗,吃不出那种味儿,仍旧叫我亲自实地采购。有一次,他突然想吃湛江大咸鱼干,我买了一条大的,砍成几大块,仔细打包好准备邮寄去。恰巧我母亲做田艾粿,顺便也邮寄了20多个去。收到货时,田艾粿已被压扁,露露了出来,老舅仍然很高兴,蒸热了,一下子吃了好几个,说想起小时跟在姐姐身后去收割后的田野上采摘田艾的情景,泪流满面。年底,他拖家带口,开车直奔几千里回文县,离开时后备箱装满了家乡的食物。

我乐此不疲地给老舅邮寄家乡的味道,那味道温暖了一颗漂泊在外的游子的心。